

似水流年

我差点当了逃兵

1986年秋天,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破天荒地分配来两位大学生,其中一位就是我。学校以隆重的礼仪迎接我们,但看到条件简陋的校园,我的心凉了。校内不通电,夜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,狭小的房间里满是呛人的煤油味。村中不通公路,一条田埂小路向远方蜿蜒而去。所有的物品都要靠肩扛手提,生活十分不便。没有自来水,食堂后的一口水井成为每天早晚最热闹的地方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不怕吃苦。稳定情绪后,为了曾经的理想,我忙碌起来,不久就得到领导、同事和学生家长的称赞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市场经

济的大潮涌来,“万元户”成了人人羡慕的成功典范,而农村教师的工资却不见增长。待遇低,地位低,就连娶妻生子也成了一种奢望。一些农村教师动摇了,有的拿起书本准备考研,想来一次“鲤鱼跳龙门”;有的破釜沉舟,辞职下海经商;有的想方设法改行,当起了行政干部。

我见许多年轻同行千方百计逃离,自己的心也蠢蠢欲动。某地一家事业单位愿意接纳我,只需所在单位签章同意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我连忙写了请调报告,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。

“小左,什么事?”

“我,我……”声音堵在喉

咙里,没说什么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

我连忙将紧攥在手里的报告递上去。老校长快速看完报告后,微微一笑,说道: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你的想法我理解。可学校教师人手不够,毕业班语文教学更离不开你。你先回去考虑一下,如果还是决定要改行,明天我就给你签字。”

回到房间后,我的思绪乱了。不走,“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”,可惜;走吧,毕业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学虽然可以安排别的老师来代课,但新来的老师毕竟对学生不熟悉啊,而且离大考的日子不远了,这样一走了之,是不是太绝情了?

一整夜,我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虽然工资不高,但与每月拿四五十元的民办和代课教师相比,要幸运多了,我做的事并不比他们多,但他们却不声不响地挑起教学的重担。我脑海中不时闪现出孩子们质朴可爱的笑脸,耳旁似乎听见他们稚嫩的声音:“老师,我们今后不再淘气,请不要离开。”

思想斗争了一宿,我拿定主意,第二天一早,我从老校长手里要回了请调报告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,我虽然还是一名普通教师,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没有什么响亮的荣誉头衔,但我不后悔。因为我收获了学子们珍贵的祝福!

左克友/文

曾经的硬汉

我从小就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小说,对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心怀崇敬。特别是对关羽,更是景仰之至,决心长大后要做关羽那样的硬汉。

参加工作后,有点伤风感冒我从不吃药,小伤小痛更是不当回事儿。工作中,我不怕苦、不怕累,颇有点大丈夫的风度。

1959年,我被下放到铸造车间劳动。当时工厂边基建边生产,工人们在临时工棚里搞铸造,生产条件很差。我被

分配在浇注组。浇注时,一个100多公斤的大铁包,就靠人手抬着。一边3个人,共6个人抬包。有一次浇注,我撑包,抬的是中间一把。不想正在浇注时,铁水遇到湿沙芯,爆了一下,一滴铁水正好掉在我的脚上,烧穿皮鞋,油烟直冒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撑包的人是不能乱动的,一动就会使铸件报废,甚至铁水外溢,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。这时,我想起关公刮骨疗毒的情形,便咬紧牙关,挺直腰杆,硬是一动不动,直到一包铁水浇完。经查看,铁水“啃

掉了我脚背上的一块肉,在场的人都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。到现在,我的脚上还留着一块大伤疤。那一年,我被单位评上了“红旗手”。

1981年,我当上了厂部办公室主任。一天,阑尾炎发作了,我还在为厂长赶写一份工作报告。由于剧痛,我的脸色惨白,不住地出虚汗,站在一旁的妻子吓得直流眼泪,催我赶紧上医院。我没有理睬,一直坚持到写完才去看医生。医生埋怨我为啥不早点来,我说:“咱拿着工资,岂能因小病

误了正事!”经检查,阑尾已经穿孔,必须尽快手术。我要求医生抢时间,省去麻醉程序,主刀医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,对我的性格早有所闻,他竟然同意了我的意见。手术一小时,我没有喊一声痛。事后,厂长说:“老郑,你真是一颗响当当的‘铜豌豆’!”

如今我已年过古稀。退休几年来,得过眼病、前列腺炎等疾病,但想想当年那份豪气,对病痛也就既来之则安之,慢慢地都挺过来了。

郑桂初/文

朝花夕拾

母鸡换来白球鞋

我读初中的时候,家里很穷。我所住的村庄距镇上的初中6公里,要路过有一条2米多宽的泥土路。这条路平时就不平整,到了梅雨时节就更难走了。

读初中期间,特别是上体育课时,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双球鞋。虽然我曾经向父母表露过想要一双新球鞋的愿望,可父母总说等家里“手头松”些的时候再说。一个周末,我照样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子回家。到家后,天已经黑了。母亲说:“妈妈给你买了双鞋,你拿去试试吧。”那是一双崭新的白球鞋。我拿起鞋,反复地抚摸着,生怕它会从手上逃掉。原来,母亲为了给我买这双白球鞋,把正在下蛋的两只母鸡卖了。

那双白球鞋,我平时舍不得穿,只有学校搞活动时才穿。到放假时,能穿的鞋就只有这双白球鞋了。回家的路还很远,我怕费鞋,出了镇,索性脱下鞋,把两只鞋的鞋带拴在一起,往肩上一搭,赤着脚往家赶。我打定主意,到了村口再把鞋穿上。

不料,走到村口时,我的脚已经冻肿了,怎么也穿不进鞋了。没想到,母亲来接我,她一句话也没说,只是用她那粗糙的手为我搓脚,她的泪珠落在我的脚面上。

如今,条件好了,已经很少走长路了,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双白球鞋。

黄以进/文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勤

善

和
谐

图片来自网络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两个小“活宝”

照片上的一大一小两个“活宝”,大的是我的五侄子,小的是我姐姐的小儿子——我的小外甥,他俩是表兄弟。

1983年暑期,我回家探亲时,五侄子已经高中毕业,刚刚参加完



业,正等着开学上初中呢,跟他的五表哥一样,也是没有一点儿心理压力,一天到晚疯玩。这一天,两个人穿戴得整整齐齐,要我给他俩拍张照片,我就与他俩来到东山坡上,打开相机,为他俩拍下了这张有些滑稽的照片。

韩长绵/文并供图

扫麦粒

小时候,农村的学校放假。那时,我们每人都有一项任务——往学校交5斤麦子。

当时,大家都很穷,地里的麦穗早被人捡回家了。小学生只能拿着小扫帚,去麦茬地扫麦粒儿。因为收割的时候,一些麦穗被踩碎,麦粒儿洒在麦茬之间,成为我们的“目标猎物”。

每天早上,太阳还没出来,我们就前往麦地“开扫”。大家猫腰弓步,快速观察麦茬地,发现哪儿有一小撮麦粒儿,就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,蹲下身子,用小扫帚认真地扫进小编织袋,而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……

天气炎热,汗水很快流了下来,甚至会蛰眼睛,即便如此,大家也不放弃,撩起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,继续找,继续扫。如果有幸找到一大堆麦粒儿,必然暗自欣喜,快速把战利品收入囊中……当然,因为小孩子没有长性,也觉得蹲着很辛苦,干个把

小时,大约能扫一斤多麦粒儿,就相约回家。即便如此,整个麦假下来,我也能扫出20多斤麦粒儿。

扫回来的麦粒儿很脏,有土、有草,还有小石子和土坷垃,母亲用筛子过几遍,再用簸箕簸,挑出里面的石子和土坷垃,留出交给学校的5斤,剩余的和家里的麦子装在一起,磨成面粉。用母亲的话说,可以烙几顿白面葱花饼,给全家人解解馋。当时,家家户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,一顿喷香的葱花饼,是我期待的美味。

王文莉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